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夷堅甲志 卷第六

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，年恰四十矣，未策名之時，清貧特甚，嘗當歲除之夕，隨力享先，既罷就寢，夢若在都城，二中貴人乘馬來，宣喚甚急，遂隨入大殿下，王者正坐，左右金紫侍立，容衛華盛，中貴引趨謁，稽首拜舞，類人間朝儀，殿庭兩傍，各設一案，金銀器皿，羅陳其上，晶瑩奪目，未幾，殿上人傳呼，奉聖旨，賜史某金器若干，銀器若干，凡四百七十件，史惶悚駭異，莫之敢承，兩青衣掖之使拜，乃跪謝而出，中貴復導之還，過巨川高橋，方陟數板，失足墜水，悸而寤，正旦日，以語具夫人，夫人笑曰：昨夜大年節，民俗所重，我家尚無杯酒饗肉，虛度歲華，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，真是奸鬼相戲侮耳，史亦為之解顏，已而擢紹興乙丑第，逾一紀，始充太學官，至己卯歲，自秘書郎除司封郎，為建王直講，財三歲，際遇飛龍在天之恩，遂躋位輔相，窮富極貴，三十餘年，計前後錫賚，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，一時所蒙，實絕倫輩，決非偶然，神明其知之矣

俞一郎放生

俞一郎者，荊南人，雖為市井小民，而專好放生，及裝塑神佛像，紹熙三年五月，被病危困，為二鬼卒拽出，行荒野間，遂至一河，見來者甚眾，皆涉水以度，獨得從橋到彼岸，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，盡來迎接，稍抵前路，又遇千餘僧，及一門樓，使者導入，望殿上十人列坐，著王者之服，問為何所，曰：地府十王也，判官兩人，持文簿侍側，俄押往殿下，檢生前所為，王者問有何善業，可以放還，判官雲：此人天年尚餘一紀，並有贖放物命，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，合增壽二紀，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，今來既增二紀，日下差童子押回，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，至一缺牆，推其背使過，不覺復活，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，不可認，蓋批判語也。

李似之

李子約撰生六子，長彌性，次彌倫、彌大，皆預鄉貢未第，子約議更其名，以須申禮部，乃得易，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，正路年十六，入太學，夢人告曰：李秀才，君已及第，出片紙闊二寸許，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，李曰：我舊名彌遠，今為正路，是非我，其人曰：此真郎君也，何疑之有，辨論久之方寤，頗喜，憚其父嚴毅，未敢白，以告母柳夫人，夫人為言之，遂令名彌遜，而以似之為字，後數年，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冤句簿，子約罷充簽就養，似之試上舍畢，亦歸侍，旁報榜者一人先至，曰已魁多士，索其榜無有，但探懷出片紙，上書李彌遜三字，方疑未信，似之雲：五年前所夢，豈非今日事乎，紙上廣狹，字之大小，無不同，但夢中不著姓耳，必可信，已而果然，時大觀戊子也，亦蘇粹中說。

鬍子文

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，廟貌甚嚴，士人鬍子文乘醉入廟，望善惡二判官相對，戲擊其惡者筆，同行者以為不可，乃還之，歸至舟次，俄一使來曰：被判官命收君，子文已醒，憶醉時事甚懼，沿道默誦金剛經，既至廟，兩人相向坐，西向者怒甚，叱曰：汝為士人，當識去就，何得侮我，對曰：為狂藥所迷，了不自覺，願丐微命以歸，不應，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，二人皆起，又二章，則舉手加額，東向者解之，曰：此子一時酒失，原其情似可恕，怒者曰：正以同官太寬，使人敢爾，子文扣頭曰：某能誦金剛經，若蒙賜之更生，當日誦七卷以報，怒者曰：若爾亦宜小懲，以所執筆點其背，曰去，覺遍身如冰，遂寤，所點處生一疽，痛不可忍，百日方愈，自是日持經七遍，雖劇冗不敢輟，葉平甫說。

宗演去猴妖

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，乃生縛彌猴，以泥裹塑，謂之猴王，歲月滋久，遂為居民妖崇，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，村俗怖聞其名，遭之者初作大寒熱，漸病狂不食，緣籬升木，自投於地，往往致死，小兒被害尤甚，於是祠者益眾，祭血未嘗一日乾也，祭之不痊，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，鳴鑼吹角，目日取攝，寺眾聞之，亦撞鐘擊鼓與相應，言助神戰，邪習日甚，莫之或改，長老宗演聞而歎曰：汝可謂至苦，其殺汝者既受報，而汝橫淫及平人，積業轉深，何時可脫，為誦梵語大悲咒資度之，是夜獨坐，見婦人身猴足，血污左腋，下旁一小猴，腰間鐵索繫兩手，抱女再拜於前，曰：弟子猴王也，久抱沉冤之痛，今賴法力，得解脫生天，故來致謝，復乞解小猴索，演從之，且說偈曰：猴王久受幽沉苦，法力冥資得上天，須信自心元是佛，靈光洞耀沒中邊，聽偈已，又拜而穩，明日啟其堂，施鎖三重，蓋頃年曾為巫者射中左腋，以是常深閉，猴負小女如所睹，乃碎之，並部從三十餘軀，亦皆烏鳶梟鳴之類所為也，投之溪流，其怪遂絕。

福州兩院燈

福州左右司理院，每歲上元，必空獄設醮，因大張燈，以華靡相角，為一郡最盛處，舊皆取辦僧寺，紹興庚午，侍郎張公淵道作守，命毋擾僧徒，獄吏計無所出，恥不及曩歲，相率強為之，前一夕，左司理陳燿，夢朱衣吏著平上幘頓庭下，曰：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，明旦，有負萬錢持書至，取而視，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，方送還次，群吏曰：今夕醮事，正苦乏使，留之何害，陳亦悟昨夢，乃自答令書，而取其金，醮筵之外，其費無餘，是雖出於一時之誤，然冥冥之中，蓋先定矣，燿說。

絳縣老人

周公才，字子美，溫州人，政和初，為絳州絳縣尉，沿檄晉州，過姑射山，進謁真人祠，方下山，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，睨周曰：尊官大好，然須過六十方快，周時年三十餘，又與絳守同姓，守為經營薦書數章，自意後任當改秩，聞其言頗怒，而言不已，益忿忿，取劍欲擊之，忽騰上樹杪，復躍入木根穴中，周舉劍擊樹，其人呼曰：我乃青羊也，與公誠言，何相苦如此，周捨去，會日將暮，即止山下邸中，有道人先在，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，揖周曰：天氣差寒，能飲一杯乎，酒至冷不可飲，道人畫案作火字，置杯其上，俄頃即熱，飲畢，含餘瀝噴壁間，復噴周面，曰：為君祓除不祥，君今日必見異物，具以前事告，曰：是矣，然亦不足怪，君知之乎，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，又取鯉鮓共食，時落日斜，照梓上鮓，皆作五色，笑曰：略見張華手段，迨夜各就寢，拂旦行，道人已起，曰：欲與君款語，而行李甚遽，奈何，是日入邑境，薄晚不值驛舍，就民家假室，鐵鬼忽至，曰：先生以昨日不成款，今當相就，令我先攜酒果來，周曰：先生安在，曰：至矣，周出迎，遙望道人跨鶴，去地數尺而行，既至，民帥妻子以下羅拜，道人亦慰接之，曰：爾家皆無恙否，民跪白曰：縣尉至，方患無伴，而先生偶來，某家有麥面，適又得驢肉，欲作不托為供何如，道人頷之，民揖坐東向，而周為客，食罷，步至牆下共飲，周連引滿頗醉，不覺坐睡，及醒，但鐵鬼在傍，曰：先生不能待，已去矣，獻一桃甚大，曰：先生令君食此，當終身無病，後八十年相，會於羅浮山，周遜謝，且贈錢二百，大笑曰：我何所用，長揖而別，指顧間已不見，民曰：是古絳縣老人也，今為地仙，時一遊人間，識之者皆過百歲，某自少獲見之，今亦八十矣，周始悔恨，果連蹇二十餘年，甫得京秩，後監進奏院，紹興十六年，以正旦朝謁感疾，召鄉人林亮功飯，具言平生所履，乃及此事，又三日而亡，壽止六十八，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雲，林君說。

黃子方

黃琮，字子方，莆田人，宣和初，為福州閩清令，平日多蔬食，但日市肉四兩供母，為人方嚴，不畏強御，時方興道藏，郡守黃冕仲尚書裝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，琮獨不應命，既聞他縣皆數百萬，乃自詣郡，以己俸四月輸之，冕仲雖不平，然以直在彼，莫敢詰，內臣為廉訪使者，數乾以私，皆拒不答，常切齒思報，會奏事京師，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琮，嘗入侍徽廟，問汝在閩時，知屬縣有賢令否，其人出不意，錯愕失對，唯憶琮一人姓名，極口稱贊之，即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，使者既出，始大愧悔，乃知吉人之報，轉禍為福如此，劉圖南說。

張謙中篆

張有、字謙中·吳興道士也·以篆名天下·為人退靜好古·非古文所有字·輒闕不書·宣和中·年已七十餘·中書侍郎林彥振
攬喪其母魏國夫人·歸葬於湖·將刻埋銘·請篆額·書魏字為魏下山·彥振以為不類今字·命去之·不從·彥振雖不樂·然度能書
者無出其右·則召所親委曲鑄說之·且許厚謝·張不可·曰·世俗魏字·我法所無·林公不肯用·宜以見還·決不易也·彥振知不
可強·遂止·自是人益賢之·餘伯舅沈祖仁·為歸安丞·與張善·憚其不敢求字·一日被酒·亟造門索絹一端·作大字數十·尤
高古可愛·至今寶藏之·有所著復古編·行於世·

鳳池山

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·其上有池·冬夏不涸·俗傳唐末有樵者·嘗見五色雀群浴於彼·以故得名·其南鼓山·山之半有湧
泉寺·鳳池隸焉·熙寧中·元章簡公絳出守·訪之鼓山寺·僧憚其數至為擾·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·主僧頗黠·逢元公之意·刻木
作鳳·立之小沼上·以喙吐水·公至大喜·為賦詩·數年間參大政·鳳池之事·遂成先兆·後溫左丞益出守·亦喜為此游·且和元
公詩·未幾亦至兩地·然實非真鳳池山也·而休證如此·豈偶然邪·

古田倡

陳築·字夢和·莆田人·崇寧初登第·為福州古田尉·惑邑倡周氏·周能詩·贈築絕句曰·夢和殘月到樓西·月過樓西夢已
迷·喚起一聲腸斷處·落花枝上鷓鴣啼·首句蓋寓築字也·又春晴詩曰·瞥然飛過誰家燕·驀地香來甚處花·深院日長無個事·一
瓶春水自煎茶·後與築作合歡紅綬帶·自經於南山極樂院·從者知之·共排闥救解·二人皆活·已而事敗·築失官去·周至紹興初
猶在·既老且丑·門戶遂冷落雲·

猾吏為奸

福州老胥夏鐸者·自治平時為吏·政和中·以年勞得官·首尾四紀·嘗言閩郡將多矣·無不為其黨所欺·不能欺者·惟得二人
焉·其一程公辟·師孟其一羅儔老·畸羅公初精明·人莫敢犯·後亦有罅可入·雲羅好學·每讀書·必研究意義·苟有得·則怡然
長嘯·或未會意·則搔首踟躕·吏伺其長嘯·即抱牘以入·雖包藏機械·略不問·或遇其搔首·雖小奸欺·無不發摘·以故得而欺
之·鐸曰·彼好讀書·尚見欺於吾曹·況於他哉·右三事·皆郡士鄭東卿說·

周史卿